



捉泥鳅

□莫测

泥鳅具有补脾益气、滋阴壮阳、祛湿解毒的功效，还因它肉质细嫩、营养丰富而被称作“水中人参”。我们乡下人不知道泥鳅有那么大的价值，只知道它与那些鱼儿一样，味道鲜美，安逸好吃，于是便喜欢把它捉上餐桌。

泥鳅乖巧可爱，但难以驾驭驯服，因为它身上有一种非常溜光、湿滑的黏液，与手难以形成摩擦力，莫说在宽敞的溪沟稻田，就是装在狭窄的瓷盆、瓦钵之中，也很难将它捉住。另一方面，泥鳅非常机灵狡猾，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逃之夭夭。眼看就要被捉住了，它脑袋一摆，尾巴一摇，便溜出了掌心。于是，人们就想了不少对付它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哄”——像“哄”小娃儿那样依着它，惯着它，宠着它，它就乖乖听话了；还有就是“捧”——即双手合拢，把泥鳅从稀泥中悄悄密密地“捧”出来。除此之外，还可以用竹器拦、撮、捞、捕、舀、罩等等。

的确，用这些方法都可以捉到泥鳅，但方法笨拙，效果不佳，且技术含量不

高。经过不断实践，我摸索总结了一些与泥鳅打交道的办法。

泥鳅与黄鳝一样，除了外出觅食，大多时候都躲在洞穴之中睡懒觉。泥鳅的洞穴不同于黄鳝的洞穴，它身子有多长，洞穴就有多长。如果发现那些新鲜的、有浑水的、指拇大的洞穴，那里面一定有丰腴肥胖的泥鳅。于是我就把食指试探性地伸进洞穴，当手指触碰到泥鳅嘴唇那一刻，食指迅速右移一寸，再顺着泥鳅的身体向下移动一寸至颈部。与此同时，拇指立即跟上，将泥鳅的颈部按于食指第一与第二道关节之间，然后往外一提，泥鳅便十分听话地随你而去了。泥鳅的颈部，就像蛇的七寸，逮住其颈部，就等于逮住了它的命门，就可以一招制敌了。

泥鳅没有固定的家，基本上是游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而脚印、沼泽等处，则是它最喜欢的栖居之地。如果发现这些地方的水是浑浊的，那儿不是有鱼虾聚集，就一定有泥鳅居住。于是，只要把双手伸进去，一左一右往中间合拢，泥鳅便

无路可逃了。

如果遇天旱，泥鳅会钻进潮湿的稀泥中躲藏起来。由于长时间没吃没喝，那时的泥鳅不仅枯瘦如柴，反应迟钝，而且身上那湿滑的黏液也会大大减少。雨水来了之后，泥鳅会马上钻出来，顺着泽缝寻找食物。这个时候去捉拿它就轻松多了，往往是捉进了筐笼它才反应过来。

泥鳅与鱼儿一样，听不得水响。下雨天，多余的雨水溢出水田、壕沟和池塘缺口，流向下游。泥鳅听到窸窸窣窣的流水声，就会从下游顺着水流，成群结队地往上游冲锋而去。这个时候的泥鳅就不宜用手去单个捉拿了，因为其他泥鳅听到捉拿声响后，就会顷刻间溜之大吉。于是，我就在下游安上竹笼，堵住泥鳅的退路，再去上游稍稍一惊动，泥鳅们转头就跑，结果悉数成了笼中之物。

常言道，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好猎手。所以，那些狡猾的泥鳅在我这个“好猎手”面前也只有举手投降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两家缝纫店

□付娟

新买的裤子需要卷边，我找到最近的一家缝纫店。这是个临街的门面，开在行人必经之路。门头挂着“新潮时装定做”的招牌，屋里墙上挂着花花绿绿的面料，屋子当中有个工作台，上面除了几样缝纫工具，还有厚厚一摞时装杂志。

“这里做记号剪短？”女店主动作很快，询问的同时，手里的大剪刀已对准了画线的地方。“不，这是做好后的长度。”我赶忙拦住她，好险，这一刀下去，只能穿九分裤了。女店主听完，放下剪刀，马上摆开了架势。然后，只听见“嗒嗒嗒”一阵缝纫机的声响之后，她把裤子递给我，然后一边坐回椅子，一边简单明了地说：“10块钱，扫门口二维码。”接着就头也不抬地刷起短视频。

然而这个简单的故事还有后续：这条新卷完边的裤子，第一次穿出门就发生了“还原”魔术——两边的裤脚先后开线，耷

拉下来扫来扫去，还磨出了破洞。仔细一看，女店主偷工减料，只把裤脚往里一卷，草草缝上一圈就完工，实在是敷衍。

再找过去时，已是傍晚7点多，店门紧锁，女店主下班了。看我拿着裤子东张西望，路过的行人指点说：“后面还有一家缝纫店。”穿过楼房，找到这家名叫“惠民”的小店，只见店铺十分朴素，与新潮或华丽都不沾边。

也管不了这么多，这条裤子急需返工。在里屋找到一位老师傅，他接过裤子，仔细查看面料，再用手轻轻抚平，像是朋友之间打了个招呼。把裤脚对齐后放上工作台，然后拉出挂在台子上方的软尺测量。

“裤长113？个子在1.85米以上吧？”老师傅这是在复核尺码，一看就经验丰富。确认无误，老师傅画出完整细线，“咔嚓咔嚓”剪下裤脚，再次折叠两个裤腿，核对完全对称后，先拿熨斗烫平，然后用一台保养得亮光闪闪的锁边机仔细地锁上

一圈，方才坐到缝纫机前。他双腿有节奏地踩着老式缝纫机的踏板，双手推着裤脚平稳地旋转，很快完成一条又平又直的缝线。接着，又缝出一条平行线，让裤脚更加平整，又用熨斗再熨了一遍。此时的裤子，就像没有经过改动，刚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一样。

“老师傅，您手艺真不错！”我由衷赞叹。“哪里哪里，这是最基本的手艺，不能因为简单就随便应付！我干这行40年了，要对得起大家的信任！”付了6块钱，谢过老师傅，我却有些感慨，酒香也怕巷子深，到底还是女店主生意好，挣得多。

一个月后，再次经过那个地方，新潮缝纫店和女店主都不见了，那里变成了一家成衣店。老板站在矮凳上，正挥舞着一件衣服卖力地吆喝：“高档又时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

陌上烟雨

□张绍琴

晨起，在烟雨中小跑，草木葳蕤，空气清新，鸟儿欢鸣，盈盈绿意和大自然的天籁一起，令我眼明神爽。彼时，我装在裤兜中的手机铃声常会不合时宜地响起。

掏出一看，是母亲。我微微皱了一下眉，极简的话语中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丝不耐烦：“妈，啥事？”年迈的母亲将满含期待的话说得迟迟疑疑，小心翼翼，“周末不上班，你要去哪儿不？”“啥事嘛？”我的不耐烦加重，却不急于道出我的安排，或者说并无安排，为随时拒绝留下余地。“没事的话陪我上山栽菜可以吗？”“不行，我要看书。”我断然拒绝。不陪母亲上山，我可以找到很多借口。母亲失望地挂断电话。十次请求中偶尔有一次我遂了母亲的愿，母亲的话语便会异常增多，脸上的沟壑如暖阳相照，变得生动起来，嘴唇翻动，将那些陈年旧事絮絮地对我说了又说。

有时，我不仅拒绝母亲，还会像多年前她教训我一样“教训”她：“这样雨稀稀的去干啥，您又不是好多事做不完，等天

晴了再去不好吗？”母亲耐心地回答：“雨不大，衣服都打不湿，这样的天气栽菜容易成活。”母亲的话当然不能说服我同行，哪怕沾衣不湿，下雨，露水总会湿了裤管，山路泥泞，走起来一摇一摆，稍有不慎，滑倒在地，人就变得狼狈不堪。“教训”母亲，让不愿陪同的我理直气壮。

母亲是惯于在雨中劳作的。每当细雨如烟，陌上浮起一层薄雾，她便戴上草帽，塑料袋中装上邻居送的或是农贸市场买的秧苗，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山而去。

菜园在五里外的山上，是多年前开荒所得，需坐一段公交车，走一段山路。山路是一条小径，树木繁茂处铺满落叶，晴天脚底处发出好听的沙沙声，雨天则是一片寂然，踩在薄薄的地毯上，倒也不担心滑倒。接近菜园的一段路没有树木，雨天是纯粹的泥径，人走在上面有溜冰的感觉，很容易滑倒。年迈的母亲双手张开，脚底滑动时维持着平衡，远远望去，好像一个蓝色的影子在烟雨中滑稽地舞动，时隐时现。

园中蔬菜种类不多，无非是些白菜、萝卜、莴笋……母亲却料理得极仔细。母亲用锄头挖出小坑，栽菜

前将周围板结的土块一一捏碎，再轻轻放入纤弱的菜苗。手势极为轻柔，仿佛放下的不是蔬菜，而是刚出壳的雏鸟。覆土时，五指微微弯曲，从四周拢来细土，在根部围成一个个小小的堡垒。雨丝落入坑中，立刻被土壤吮吸殆尽。

“雨天栽菜，成活十成。”母亲总这般说。雨水滋润，菜苗便少受移植之苦。我读到“润物细无声”之句，便想起母亲在雨中的背影。她何尝不是那无声的雨，将我们兄妹几人浇灌长大。

归途上，母亲常顺手摘些野苋菜或侧耳根，分成几小袋，送到我和哥哥家。雨水洗过的野菜格外鲜嫩，那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如今菜园荒芜，母亲的整个身子早已埋入她钟爱的土地，我和哥哥家也不再有人给我们送来野菜鲜蔬。周末，我在烟雨中跑步，母亲迟疑的声音再也不会响起。只是，我的目光习惯穿过细雨，似乎陌上的烟雨朦胧处，仍有一个蓝色身影在弯腰劳作。

烟雨霏霏，不歇地下着，将往事洗得清晰如昨。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



心事比天空还要蓝

(外一首)

□止戈

当晚风把月亮
吹成对折
几缕云絮
呆呆地悬停
心事，比天空
还要蓝

无论夹竹桃和三角梅
鼓起红红的眼
如何的媚惑
都挡不住美人梅的香气
如梵音般
在爱情的二月
轻轻鸣响

茶杯里盛着整个黄昏
把时间轻轻地晃荡
你昨日留下的
琴谱
让我的血脉
还在默默地高歌
我的心
打着节拍
疼痛

当江上的航标
开始闪烁
我突然读懂：
最深的思念
不必填满
如同这江面——
留白处，才有
粼粼波光
半满时，最懂
何为完整

在晚风与诗句之间

在晚风与诗句之间
五月的黄昏
开始蛙鸣
半轮明月把嘉陵江水
折成信笺
再写上
熠熠闪光的心事
轻轻放在悦来老镇的
第三根肋骨处

我坐在，我们曾坐过的
鱼背石上
一边数着
榕树落下的一张张回忆，一边
捋着欢快的虫鸣
静静地等待
你尚未抵达的
回眸

电子灯在朦胧的光下
撩开
红橘的外套
茶香和橘香，便
开始缠绵
只有思念，忍着
幸福的疼痛
拼命的孕育
雨季的到来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舌尖上的春天

□唐代贤

挎上菜篮子
步入热闹的菜市场
唤醒的春天在菜摊上
盼着我带它回家

我相中了嫩绿的菠菜
叶片上的晨露还留着春的呢喃
胖嘟嘟的竹笋跃入眼帘
想必肚子里装满了春的密语
特意挑选了淡紫色的香椿
喜欢这种奇香传递春的气息

我把厨房化作春天的剧场
让笋丝缠绕肉片
呈现春风摇曳柳条的镜头
为香椿和鸡蛋牵线搭桥
上演一对恋人共赴春日之约
在豆腐汤里加入菠菜
恍若雪地里的青草悄悄探头

细品亲手烹制的佳肴
每一口咀嚼
都把冬日的沉闷咬碎了
每一次吞咽
都在向体内加注春天的蓬勃
从舌尖蔓延至心间的那种惬意
比读一首春日诗篇更有味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